

八十仙境正登场，
渡过千沟与万壑。
丈夫不怕历程险，
雄心迈向胜利关。

恒心

——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恒心》既是书名，也是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为什么叫“恒心”，这是本书主人公在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的誓言，他为了永不忘党，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恒心”不变，给自己令名为“恒心”……

——袁家荣 著



团结出版社

恒心

——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八十仙境正登场，
渡过千沟与万壑。
丈夫不怕历程险，
雄心迈向胜利关。

——
袁家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恒心：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 袁家荣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26-3601-9

I. ①恒… II. ①袁… III.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1220号

恒心：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236千字

印张：14.5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978-7-5126-3601-9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前言

《恒心》既是书名，也是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为什么叫“恒心”，这是本书主人公在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的誓言，他为了永不忘党，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恒心”不变，给自己令名为“恒心”。这也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恒心”生于贫苦人家，七岁时家被国民党匪军焚劫一空，从此在火坑中挣扎，九年后新中国成立了，他脱离了火坑，是共产党救了他，又用公费培养了他，使他成为像样的中国人。他体会到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才是中国的正党，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希望，因此他决心跟着共产党。

从此，从他的今后一生中证实了这点“恒心”。

1962年，他被违规精简了，下放九个月后，妻临产断炊致难产，于1963年5月4日母子双亡，自身患肺结核病，无钱就医，就自学中医点穴法自治，一年后病愈，在治病期间，他并跟父学会织布，病愈他就给金寨包贩公社农户织土大布，自谋生活，从1964年—1967年四年间他边织布边义务给包贩公社当农民技术员修水库，搞农作物病虫害情报工作，在学习雷锋精神鼓舞下，他又用所学医术点穴针刺，给包贩人民义务治病，这期间经他手给包贩修成两个小水库，主要是技术指导（因他学的是测绘专业），在技术指导之余也可织布，其中名为“刺猪岩”小水库，他推翻农水局姓马设计有严重隐患工程，使水库修成，马在果园公社同时设计同样的工程于1966年被洪水冲毁。

也就是包贩公社水库修成，果园公社水库冲毁，于1970年在包贩公社书记

高国安和果园公社书记江贤贵两人极力支持下（这时高、江都在县里工作），并对金寨县人事局罗让步，作为重新参加工作，才能再次工作。

他再工作后，在农场任出纳，农场出纳工作量很大收付，整工、零工，还经营商品粮，竹子销售，一年 360 日无一日休假，一天 12 时无一时闲，还兼职当工友掌握上下班时间打钟，就在这样百忙中，他看农场草荒很重，农工整日除不尽，有田块被草荒无收，得知农工不会用化学除草剂，他就自费在家属承包田，搞化学除草试验，为了不影响出纳工作，他自制小木箱将账据背带田中，边办公边试验，三年试验成功，写成报告，经县长陶芳候批转植保站推广才能解除金寨化除冻结。

1993 年他退休，退休后他看农场单纯的商品粮生产，这样不行，收入低，农场要搞杂交稻制种，才是出路，于是他就自费参加福建尤溪刘文炳举办的杂交稻制种培训班学习，并从他处引进 D297 组合杂交稻种和配套药剂，又在家属承包田搞试验和大田示范生产，经三年也试验成功了，正待推广时出了问题，农场场长派一位高级农艺师从江苏引进一种常规稻种，到金寨推广，不料此种于 1997 年是青稞不实，用种户告到法院，法院以假杂稻种将这负责人高级农艺师和此稻种推销人判了三年监外刑。农场推广假杂稻种，你想谁帮你来辨别真假。

故此又失败了。

这就是恒心在逆境中，以共产党的思想，雷锋的精神为动力，一生中做这三件事，虽然成功也是失败，详情就不叙了，请看书内容，全知。

下列两个单位知道上述事实，给予好评和鼓励。

中国中外名人研究会，于 2013 年赠锦旗：

词：青春献给祖国，无怨无悔，爱心奉献社会，堪称典范。

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社 赠 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60 周年
永葆共产党先进本色纪念章一枚。

2011 年 1 月

上篇

目 录

第一章 幼少时期

一、叙源和诞生	3
二、基华的不幸	5
三、兴儿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日军侵华到舒城	5
四、命中缺火要更名，兴儿改名为“荣儿”	7
五、官匪结合，百姓遭殃。八岁儿童失家园	8
六、刚遭家破丧子，又被抓丁失业	15
七、李家庄寄居待建，返故里从父学业	18
1. 可怜的姑母无处定居	20
2. 新娘在蜜月里疯狂	21
八、结束三年流动，回归故里安居	22
1. 种植、养殖、继续跟父读书	23
2. 前塘红菱、后塘藕、表妹道金来临	24
3. 老和尚返乡	26
九、从学儒门，拜师伯父，再读孟府	28
十、杨三苔逃难	31
十一、璋儿的不幸早逝	32
十二、童养媳转为“过渡婚姻”	36
十三、炳公去六安胜利染织厂当工人	38

十四、耕读结合双进行，加入青年团	38
十五、组织儿童团，成立民兵，维护社会治安	40
十六、因反贪同周粗腿结下祸根和被选为村农会主任	43
十七、参加白果小学校委会会议，动员庄上儿童入学	44
十八、参加县团干会	45
十九、结束“过渡婚姻”再上白果小学	47

第二章 青壮年时期

一、在舒城第一初级中学	49
二、第一次生命的危险，学医思想的产生	50
三、周粗腿的初次报复	51
四、在合肥农校和六安农校	52
五、六安农校紧跟“大跃进形式”和“土地规划”专业实习	55
六、家中一封不寻常的信及毕业后的选择	56
七、恒心初领薪，先报父母恩	59
八、加强农业第一线到包畈	59
九、周粗腿和小和尚是怎样迫害炳公的	62
十、家全兄长的不幸	66
十一、炳公逃难到金寨	67
十二、搬迁落户到徐湾	69
十三、人间奇缘的萌动	70
十四、妹牵红线，奇缘梅山相会	72
十五、人间巧合，高氏夫妇办喜事	75
十六、精简奇闻，一家三壮全简	79
十七、党的好干部，妥善安排一家三人失业	80
十八、恒心老病复发，第二次生命脱险	82
十九、自学医术战病魔，患难夫妻鱼水情	86
二十、失业汉带病谋生路，父传子祖业渡难关	89
二十一、失业汉夏家湾织布，贤椒女枫树苓盼夫	90

恒心——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上篇

第一章 幼少时期

一、叙源和诞生

1933年1月27日（正月初二），在中国的版图上，偏东南安徽省舒城县西北陲，约二十华里，有一个地图看不到的地方——周家堰，仅挨周家堰北沿约300米有一个小村庄，名叫“袁家围”，因是内围墙外壕沟，只是在正东头有一道出进的坝埂。从这坝进庄是一幢楼层式大门，是全庄的进出口。也或就是这主要原因给这个村到1940年带来一场灭顶的大灾难，后文再叙。楼上供庄上看护庄的哨亭。按你这么说来这个庄子是财主了。虽不是财主曾经也发生过一时，兴旺那是本书的主人公曾祖到祖父间。其曾祖兄弟三人，只老二娶妻方氏，舒城南岗人，因方氏美貌，原居新仓一户地头蛇看中了方氏，起了歹心。为了避祸兄弟三人一箩一担携带他们的幼子三人，即方氏所生，经一个通夜，于次日逃到现在这袁家围地方。那时是无名小庄，住下，佃了大户唐姓几亩水田。先是父子二代七口人，父辈兄弟三人，只是老二崇林娶妻生三子，长子和三子分别过继给老大和老小，一家和睦共处，发奋图强种田、养蚕。这样到了下一代“先”字辈兄弟三人时，家已发了财，除了租种唐姓二十四亩水田，分别在北岗和南岗各处买了八亩田和地。先字辈兄弟三人分居。到了本书主人公父辈是兄弟九人，这时已是富变穷。本书主人公母曾对他说：“你父命苦，三岁死母，父续娶张氏，生二女，你杨氏祖母留一女，这样家中的日子就渐渐地不好过了。你父十八岁父死，你祖一死就分家，我们分的除了六间草屋和二石七斗水田，就是八十元大洋的欠债，以后的讨债不离门。闲言不谈，书归正传。

且说袁家围这个庄是南北向，东西长方形，整齐的是前厅、后堂中有小院、

厢房、九户分居，南向九道门，各有的厢房和小院，厢房是厨房，分户独居，前厅九道门共一走廊，阴雨天不湿脚。本书主人公家住的最东头一道门，是两厅、两堂、两厢共六间茅房，是土墙。主人公父名传炳，十八岁娶妻魏氏年十六，婚后即分居起灶，小夫妻二人独立生活，于次年1926年长子出世，取名家全。两年后又生一子名基华，第三胎（即本书主人公）1933年1月临产期，正月初一，是新春佳节，我国传统隆重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都忙着互相拜年，祝贺增年增寿、合家和美、四季平安。一天结束，各自归宿。晚上炳公夫妇同继母张氏，及张氏所生次女，炳公的长子全儿和二子基华，一家团聚在厅屋。炳向母道：“奶奶，大妹的消息怎样，知道她的下落吗？”常言：“每遇佳节倍思亲嘛！”现在一家人团聚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外出一去不反，怎样不思念哩？炳所问的大妹，就是继母张氏生的长女，也就是去岁春节跟随一位亲属到舒城去了，此女生的聪敏伶俐美丽，不知为什么去了以后就无消息，四下寻无踪迹，到现在也不知下落。张氏奶奶见她哥问起，触动心思，泪如雨下，哽咽着道：“承你小哥问及，你大妹就不知去向，到哪里去找哩？我同你父结合，就只此二女，你小妹这个样子（不精明）就你大妹长得好又伶俐，是我的命根子。”炳安慰道：“奶奶放宽心，还有我们哩！”正在闲谈中，魏母忽说：“我的肚子痛，恐怕是要生了。”炳公听了，既惊又喜，说：“就是的，我来做准备工作，幸运的是有奶奶在这里，我放心。”说着就向张氏道：“奶奶，又要您老人家辛苦了。”张氏看着炳公笑道：“孩子你说什么哩！奶奶我喜欢都来不及，我又要来一个孙子了。”炳公也笑道：“奶奶恐怕还是孙女哩！我就是不喜欢女孩，那个女孩死了我也未看她一眼。”（在此前基华后魏母生一女孩，几个月就死了）张氏斥责道：“孩子不能这样，男孩、女孩都是我家人。”张氏又吩咐道：“你快去烧水，我扶魏丫头到后堂去。”

魏母在张氏的扶持下，经厢屋向左转来到堂屋，再向右拐就是自己的卧室，坐在床上忍着痛，有句谰言，叫作：“紧忍痛，慢临盆。”稍时，炳公端来热水，摆好产盆、坐机、布片、刀剪等。又将魏母搀扶临盆坐好，靠在自己胸前，奶奶守在盆前，盼等婴儿降生，不一会儿一个白胖娃娃就生下，他挣出胎盘，仰于盆中，两只小腿脚红里透白，在盆内水中蹬舞着。奶奶给他剪脐带，做母子分离手术，洗洋水看着他的小鸡勾在胯下翘着，高兴地报喜道：“吓，告诉你二人来是孙子！”在奶奶的话音中，婴儿“哇”的一声大叫，好像是应了一声：

“哎！”我来了。诗曰：

新春佳节喜临门，袁氏卧雪堂添丁。

南国舒州一童子，凤凰机傍读书人。

炳公看着婴儿心在想：他的大哥全儿是残废人，是没有指望了，二哥基华看样也是不行！看这孩子的长相很好，圆脸方额，乌发秀目，神采奕奕，充沛地精神活力，希望他将来替我兴家立业，给他取名就叫“兴儿”吧！

二、基华的不幸

这年基华七岁（本书皆以进岁，即是未到周岁），兴儿三岁，他的二哥基华是什么样子，他是一点无印象，关于基华不幸的事是他母亲不止一次同他谈过这段悲惨的伤心事，她夸基华能干，母说：“我的基华能干，就在他死的这年，我买了十几只小鸭，从小就交给他喂养，小时他下池塘摸蚌壳，傍晚他将蚌壳切碎喂鸭，到田间捞虾喂，小鸭个个长得肥嘟嘟，走起路来摇晃着多爱人。到秋后田中的稻子割了，他赶进赶出的放。就在这一年的秋冬季节的一个晚上，他同着庄上的一伙小兄弟，在庄东约百余米远我家的稻场上玩耍，正玩得起兴时，不知什么原因，一伙孩子突然一阵风似的都往庄上跑，他跑在最后头，当他跑进大门楼，突然从门旮旯里猛蹿出一个黑身大汉，大叫一声，直扑向基华。基华被吓得哇的一声叫，倒于地下，晕过去了。将他抱回家，他就昏迷发烧，不久就不治而死。这个吓他的是谁哩？就是你二伯的大儿，不是精明之人，白白让他吓死了。我和你爸只在心中难过，未同你二伯二妈争过一言。”

三、兴儿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日军侵华到舒城

1938年，秋冬季节的一天上午，小兴儿走出家门，一看庄上来了许多人，

大人小孩，老老少少，男的女的，穿红着绿，长衣短褂，各色人物都有。他感到奇怪，这些人来干什么？只见从独塘坝和大门楼出出进进。他也随着人流走出大门楼，顺着独塘坝向庄东走去，还有许多人迎面向庄上走来。他向东走了百来米，来到自家的稻场田。这时，稻场的谷子已脱粒收尽了，稻场是空的，可是来的人已稀稀攘攘的布满了，有站立的，也有偎依或坐干草垛上的。也有靠肩背，挑担做生意的，也有替人搬运的，各色各样，都形神不定，还有三三两两在谈什么？有一对中年男女，男的穿着长衫，戴着黑色礼帽，女的穿得花枝招展，看样子是一对有钱的夫妇。他俩在小兴儿身边，正同一位挑夫样的人谈论价钱。这挑夫说：“你这担行李是很沉的，我从城里担到这里二十多里路，在这人心惶惶，兵荒马乱之时，两元大洋不算多。”男的让这人说服了，说：“好，不多不多，你再帮送一程到界河，只有四五里路，我再给你增加一块大洋。”女人帮腔道：“这没说的吗，只有五里路就给你一元大洋。”这挑夫喜欢的道：“谢谢先生和夫人，这和你们刚才谈的到界河共两元是有多的，你俩做好事，出门保平安。”

说到这里，阅者也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日军侵华战争。到了下午，站在袁家庄的东头，向着东南的方向，就看到像老鹰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时就传来毁灭人性的轰炸声。到了晚上，但见东南方的半边天都是红的，这时舒城城关千家万户的居民正处在烈火之中，商家的亿万资产和商品正在燃烧着，或者还有生命在烈火中焚化。

晚上，袁家庄住满了难民，兴儿家住进母子二人，女的约三十上下，娘家姓杨，婆家姓吴。带着一个十余岁的儿子，是个孀妇。兴儿父母看她母子二人是孤儿寡母怪可怜的，就让她住下，安排宿食，成为一家人样，同食同住，两日一住混熟了，吴寡妇道：“我娘婆二家距这里都不远，约二三里路，娘家在东，婆家在西，因为我丈夫不在了，现在混乱，我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孩子不敢在家住，看你们庄子是个大围子，所以带着孩子来了。给你夫妻二人增添麻烦。”又过了一些日子，大约十几天，时局较稳定，她母子二人要回去，在动身之前，吴寡妇道：“我娘俩在你这里打搅你们这长时间，吃喝都是你们的，此恩此德，无以相报，我有一桩心事欲同你夫妻商议，不知意下如何？”炳公心想：她有什么事同我们商议呢？莫不是想要我替她寻找人家再嫁吧？待我试问她一下，就说道：“吴嫂有事但说无妨，我能办到，尽力而为。”寡妇道：“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请你们帮我办什么事，而是我有一侄女欲同你们开门亲。”魏母就问：“你侄女几岁了？”答：“小侄女属羊，比兴儿大两岁。”她又申明道：“我不是以侄女来向你们报恩，而是看上你们兴儿长得可爱，不但长相好，将来一定有出息，故我才向你们提亲，请你二人允许我的请求。”魏母道：“既承姑母相爱，也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就是感到有点美中不足，女大男小，要是反过来，男大女小，就是十全十美的，门户相当，鸡羊相生。”吴寡妇喜道：“魏妹，你同意了。”炳公道：“今天就谈到此吧！以后再说。”兴儿也不知道这门亲事是何时落实的；十二年后却成了一段“过渡姻缘”。后文再叙。

四、命中缺火要更名，兴儿改名为“荣儿”

1939年，兴儿的步伐跨进七岁。这一天，兴儿正待在前厅，只见父亲从外面进来，后面跟随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大个头的陌生人，后面是庄上几个半大的儿童。来人进到厅屋，父亲就向为首的人说：“这就是小儿，他既出世至今尚未算过命，今天请先生将他的‘八字’过细查查，将来命运如何？”兴儿听说是来给他算命，也感到好奇，就注视着这位先生，看他怎么算法。但见这位先生身穿灰色长大衣，手握一柄二胡，在牵手的帮助下坐于凳子，这时兴儿才看清他是盲人。这位先生落坐后问道：“贵公子今年几岁？何月何日生？”炳公道：“犬子今年七岁，是正月初二丑时生。”只见这先生习惯的左手握住二胡柄，右手拉着弓弦“叽呀，叽呀”拉了两下，仰起首翻着白眼道：“公子是1933年癸酉，正月甲寅，初二癸巳，丑时为辛丑。此八字即是癸酉、甲寅、癸巳、辛丑。”这先生又说：“这年是正月初十打春（立春），也就是说你儿子初二日生，是打春之前，那么仍是猴年，就是说他是真猴假鸡，我还是按鸡年算命，按他的八字来算，命中缺火，但不知令郎的名字是何字？”炳公道：“小儿的名字是‘兴’字，兴旺的兴字。”先生道：“那么你再给他找一个含有‘火’字的给他起名。”炳公就在脑海中搜索含有火字的字。他思索了一阵后道：“我看‘荣’字很好，上头有双火下又有一木，木也含有火，这样木经火烧，不是越发火旺吧！荣字又是荣华富贵之首，先生你看这字的含义多大，我的儿子用

了这个‘荣’字为名，将来一定会改变命运的，谢谢先生的赐教，由此兴儿就改名为荣儿。”

五、官匪结合，百姓遭殃。八岁儿童失家园

1940年12月8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是袁家庄的灾难日。头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时，荣儿和妈妈兄弟都睡了，此时荣儿已增加了璋儿和友儿两个小弟弟，魏母带着璋儿友儿（还不足一岁）睡在房间的上方顺着沿墙放的一张木床上。荣儿同残废大哥睡在顺着堂屋山墙放的一张小床上。荣儿床头向西，西邻小院子，房的西墙有个小窗孔对着小院。荣儿在床上尚未入眠，只听窗外院内有人小声呼唤：“三姐，你起身将门打开。”这时，不知魏母是否睡着，没有应声。那人又呼道：“三姐，是我，我是……”我是什么，荣儿是未听到，还是记不得了，笔者不知就不写了。大概，我是凤岑。否则，魏母不会听了就起身，点亮灯，走出房门去开堂屋门，因为荣儿有这么个舅在解放后清匪时，他提心往事。

魏母将门打开，进屋不是这一个人，而是许多人。荣儿不能再睡了，也就起了床，穿了衣后，他又站在床头的大衣柜下格，够着从上格拿了一件衣加在身上。也走出房间，向庄上走去。来到自家大门口，向西一拐，经他二伯门前来到大伯门口。他见庄上人哄哄的，户户大门敞开。他又将目光转向大伯屋内，举目一看，只见紧挨门口的西侧，直上直下放着一张小床，床上背里头，半身躺着一个男性大个，他的左手托着一根约三尺长的大烟枪，烟斗对着灯，在吸着烟。在他的右侧紧挨坐一位美貌少女，上穿红花袄，下穿黑色布裤，在给他燃烧烟泡。这就是土匪的大老板吴少夫，他被国民党的主张招抚派孙司令招进庄，他也将孙司令扣住了，同在袁家围内，他俩的命运将如何？正在发展中。

这日清晨，东方的红日还没露头，今天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十月初八就立冬，这时正是寒冷的冬天，袁家围庄内外一片紧张，人影蠕动，川流不息。这时用“人心惶惶，心神不定，大难即将来临”形容最恰当。其中，只见有一位身个高大，身穿黑色大敞，修分装头，从庄上一会儿跑出，一会儿跑进。荣

儿不懂得什么，好奇地也从庄上走出大门楼，向着自家稻场走去，正好同这位跑进跑出的大汉往返相遇，只见他大衣披在身上，头上有豆大的汗珠往下流，从自家的稻场南边路，向东跑了约三十米，又向南一拐，又跑了约百余米，不跑了，他立站在那里，面向南方——是舒城的方向。他放开嗓门，高声呼喊：“我的同胞们，兄弟们，请你们不要前进了，不必来了……”但他撕破了喉咙，也是无人理他，军队还是汹涌的前进。他那无为的呼叫，恨不得下跪，可是南来的包围兵，还是越来越多，如蝗而进。他只好又随着土匪回到袁家围。当他的“人质”，他这时已是被判了死刑的“囚徒”。

荣儿见是这种情形，他似乎知道了情况不妙，也就转身回家。当他走进自家小院，只见母亲同老三房的朱三婶站在院子中间叽叫咕咕的谈论什么？他就紧走两步，来到二人之间，但听到朱三婶说：“魏老姨，（旧社会女子在婆家做童养媳，未结婚称为姨，因称呼习惯了，就改不了口）你看我说得怎样？看来是要打仗了，一旦打起来，周围的枪炮向着这小庄一处打来，你想那种情形怎样，真是不敢想了。可是我们的成年人是不能出去的，我的云儿和你的荣儿是六七岁的小孩，我认为让他俩装作挖野菜的是可以逃出去的，谁能料到仗打了后庄上成什么样子？我们能不能活着很难说，一旦我们没了，也好让袁家留条根。”

魏母说：“三婶想得很周到，就按你说的办。”于是她就赶忙从屋内拿来独笼（篾编的细长形，上有颈脖供拴绳索提供背挎）和小铲刀，让荣儿系于腰间，三婶先已经给云儿做好了独笼和挖铲。云、荣二子离别母亲向庄外走去。二位母亲含着眼泪目送二子出了大门楼。既不敢哭泣，也不敢跟送，以免引起官匪的注意逃不出去。

云儿比荣儿小一岁，今年六岁。他母亲叫他到舅父家去避难。他舅家住在界河店东，距袁家庄四里多的西北方。荣儿是到小姨娘程家，他俩正好是同路，程家比朱家近，只有三华里。程家住的庄子叫李家长庄，其实只住两家姓程的无李姓，庄子不大。

二子出了大门楼，经庄东独塘坝往南拐，沿塘埂向西去。走一里路经方家庄，经此庄北向西是吴家庄，在方，吴两庄之间遇上一阵由南向北的官兵，三三两两拉长队伍，扛着机关枪，抬着大炮，这些兵的行程同二子成十字形，二子是东西行，他们是南北行。他们从二子之前经过，是不可避免的，二子是有些胆

怯，但也不得不行，稍迟，趁他们空隙间而过。还好他们没有难为二子，他们是向北包围袁家庄的，兴、荣二子经吴家庄再向西偏北走里把路就是吴家堰口，是两分路的叉口，云儿仍向西去，荣儿向右一拐就是姨夫程家。

程家是个小康人家，姨父母真叫做外有挣钱手内有聚钱斗，姨父雇有长工种约一二十亩地，自己并会做贱买贵卖的生意，姨母会持家过日子，二人将小家庭治理得蒸蒸日上，有护庄长枪，在住房前、中、后有三个土碉堡。荣儿的外婆家向来贫寒，小女富裕，因此外婆就长住程家。

且说荣来到程家，外祖母一见荣儿，悲喜交加：“乖乖，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你妈妈和弟弟他们哩？”荣儿叫了声：“家奶（这是舒城的方言，称外祖母为家奶。究竟是‘家或是假’不得而知！”就一头扑到在外祖母的怀里。外祖母将他的独笼解下，搂得紧紧的，口中不停的说道：“乖乖，你倒是逃出来了，我也放下一颗心，你是跟谁来的？那些当兵的难为你没有？你怕不怕？”问了一串，荣儿说：“我是同庄上云儿，装着挖野菜逃出来的，当兵的没有问我们，他到舅父家去了。我俩一路上看见些当兵的抬着大炮扛着枪，就从我俩身边过，我不怕。”奶奶又忧伤地道：“可怜你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大的残废人，不能替你妈妈分忧，小的又小，璋儿五岁，友儿才周岁，你爸爸不在家，她倒怎么搞？一旦打起仗来，呀！我的三丫头……”说时，外祖母哭了。这里插一句，荣儿的父亲炳公此时同荣儿的大舅合伙在舒城古楼街租一个门面，做织布生意。

晚上，天刚黑，枪声就打响了。先是阴一枪，阳一枪，打打停停，后逐渐上升，接着“嘟、嘟、嘟”机关枪也响了，再就是“轰！轰！”大炮、机枪齐出动了。这时，姨母说：“奶奶，我们上前楼去看看，从那里能看到三姐家。”这时，大约是晚上九十时。前面已说，程家有三个看家碉堡，南、中、北各一个。院中是一个大楼，南北是小楼。姨母说的前楼，即是南楼。当下姨母领着奶奶、荣儿三人来到南楼，上了楼。由于是土建筑的，因此墙很厚。楼的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个瞭望窗孔，不大，仅可伸出头，东和南两个窗孔，都能看到袁家庄，在此插一句，这一带是圩田畈上，无山脉，故此一眼可观数里远。外祖母和姨母各守一个窗孔。先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枪炮声，这样待了一个多小时，炮无声，枪声小了。到无枪、炮声，又待了约个把小时，大约天要亮的时候，姨母忽喊道：“妈，你看东南方起火了。”外祖母一看，惊叫道：“呀！三丫头的庄子被烧着了！”说时，东南方的火光由小变大，一眨眼工夫，东南

